

庸庵文外編

庸庵文外編卷二

無錫薛福成叔耘

書周官廿人後

壬辰

余讀周禮夏官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乃知三代以前未嘗不修礦政也假令古之聖王不以礦務爲兢兢則荆揚州之金三品梁州之璆鐵銀鏤雍州之球琳琅玕奚自而納貢而大宗伯所掌之圭璧琮璋璜琥又奚自而給用哉漢書地理志州郡有銅官鐵官者凡數十處迄於唐宋未嘗不開采五金晚明以後始漸廢

不講耳。余謂數百年來中國礦政之大厄有二。一則明季萬曆年間之征礦稅也。當時並未嘗察礦苗。集礦丁。興礦利。不過宦官四出。迫脅官吏。搜括民財。俾若輩盡肥囊橐。而上僅霑其餘潤。是科斂也。非開礦也。一則光緒初年華商之集礦股也。西洋諸國興辦一事。有立公司招商股之法。當時風氣初行於上海。凡稍通聲氣之商人。及無業游民。動輒稟請通商衙門。允其開礦。遂藉爲集股之徽幟。數十萬金。一朝可致。彼乃恣其揮霍。飲博聲伎。窮極奢豪。或僅聘一礦師。入山探視。或遠購機器。未及半塗。而商本早罄矣。是售詐也。非開礦也。中國

之礦。閱此兩大厄。於是上之有權者。不能不禁開礦。以邀時譽。而慰輿情。下之有財者。相率視開礦爲畏塗。不敢稍出其餘資。以博後效。而中國礦政。從此無振興之日矣。夫以中國之大。言利者攘臂抵掌。高談礦務。惟開平之煤。漠河之金。稍著微效。其餘則皆已覆轍相循。是何也。彼但知視開礦如掘窖。而不知視開礦如耕田也。今卽有一最旺之金礦。於此。如欲設立公司。則購地有費。開硿有費。鎔鍊有費。運兌有費。製機器有費。聘礦師有費。造室廬有費。雇夫役有費。必須一一詳審。措注合宜。終歲勤劬。通校出入。始獲稍有贏餘。羣商糾集資本。

所獲不逮什一之利。偶不節用而折閱且隨之。夫礦產雖豐。視如良田可也。視如金穴不可也。良田一歲不耕。則不能得穀。良礦一日不挖。則不能得金。江源之沙。燦然多金。貧民淘沙者。竭終日之力。所得之金。往往與爲耕農。爲工藝者相等。甚且稍不逮焉。此亦造化自然之理。不明斯道。則敗矣。或謂耕田之利最微。若開礦僅如耕田。亦奚以開礦爲哉。應之曰。此乃所以爲天地之美利。國家之大利也。夫開一礦。仰食者不下數萬人。或數千人。果能養數萬人。是不啻得十萬畝良田也。能養數千人。是不啻得一萬畝良田也。當此人多田少。民窮財

盡之時安得廣開諸礦爲天下多擴良田乎必能如此
然後窮民有衣食之源而禍亂於是乎不生境內之財
不流溢於海外而國家於是乎不貧

書漢書惠帝紀後

癸酉

漢高帝欲廢太子常曰太子仁弱不類我四皓對高帝曰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班氏贊惠帝曰可謂寬仁之主獨悲其遭呂太后虧損至德薛子曰人主之美德莫如仁仁之失毗於弱然惠帝實三代下守成令主惜乎其享年不永也世或以惠帝不能防閑太后爲仁弱之明證誤矣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韓彭輩如縛嬰兒譎詐悍戾用事已久爲之子者欲力制之必受奇禍欲婉諫之又不見聽設令文帝處此亦惟養晦避禍而已大抵家庭之變雖聖人遇

之未必無遺憾。惠帝所遭之艱，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帝之處太后，亦何可及哉。帝怒辟陽侯行不正，則下之獄，而太后慚不能言也。在位七年，諸呂未嘗用事。及帝甫崩，而台通產祿，相繼封王。高帝諸子，相繼幽死。辟陽侯且爲右丞相，居宮中矣。則知惠帝在時，太后猶有所嚴憚而不敢逞。其維持匡救之苦心，後世所不盡知者也。至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雖三代賢主，無以過之。七年之閒，如除挾書律，議除三族罪，妖言令，舉民孝弟力田者，省法令妨吏民者，若令享國長久，其治當不在文帝下。

且帝天資仁厚。殆非文帝黃老之學所及也。若乃親睹
太后之暴。憂傷感憤。自促其生。此則仁者之過耳。惜哉。
惜哉。班氏贊之曰。仁主曰至德。所以推尊者。蓋至而悲
之者微矣。太史公不列惠帝於本紀。蓋謂其有位無權。
非致其貶。實悲其遇。其亦猶班氏之旨也夫。

曾栗誠云。此文爲惠帝設身處地。確有甚難之處。至
其表章惠帝之德。援證精確。論斷平允。可云讀書得
閒。

書漢書高后紀後 癸酉

漢惠帝時張皇后無子太后命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曰
爲太子帝崩太子嗣位四年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太
后幽殺之立孝惠後宮子宏爲帝其諸子皆爲王太后
崩大臣誅諸呂相與陰謀曰爲少帝諸王皆非孝惠子
復其誅之尊立文帝蓋嘗綜而攷之惠帝凡七子曰前
少帝也太后所名爲皇后子者也後少帝也強也不疑
也朝也武也太也大臣所斥爲呂氏子者也而實則皆
惠帝後宮美人子也後儒不察襲譌踵誣並信爲非劉
氏子嗟乎惠帝諸子不幸身逢奇禍又蒙冤終古豈不

哀哉。且大臣之陰謀曰：少帝諸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呂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審如是，則惠帝之有子，帝皆及見之矣。帝豈肯以他姓子爲嗣者哉？彼諸大臣欲杜後患，必滅惠帝嗣而後已。史記漢書於高后紀與周勃傳一再著之曰：陰謀書法可謂微而顯矣。不然，豈有主神器者非劉氏子，而齊王起兵與文帝卽位一書一詔皆不指斥及之。蓋其說僅出大臣陰謀之口，非天下之公言也。雖然，大臣得爲是謀者，孰教之？太后教之也。惠帝卽位，太后欲立張皇后，虛中宮者四年。帝之生子。

當在立后之前。又以其非嫡出，不早正其名位。帝崩始取美人子，名爲皇后子，而殺其母，逮驟聞，怨言而復以殺其孫。於是張皇后無子之名，轉顯於天下。天下知皇后無子，即可并疑惠帝之無子。知少帝非皇后子，即可并疑諸子之非惠帝子。訛言一布，萬喙莫辨。至今藐焉諸孤，相率就死而莫之哀，愚哉太后！慘哉大臣之心也。陳平臨終戒子孫曰：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陰禍多也。夫所謂陰禍者，其卽此類也。夫其卽此類也。夫。

按外戚傳：惠帝崩，留侯子張辟彊謂丞相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夫僅曰無壯子，則帝之有子明。

矣。但未壯耳。此出自當時羣臣之口。可爲惠帝有子之實證。蓋惠帝壽僅二十三。勢固不能有壯子。太后畏大臣爲變。於是定計假庶作嫡。以鎮人心。而不知轉授大臣以口實。至盡誣爲呂氏子。而莫能解免。張皇后亦被佯爲有身之名。至幽廢十七年。以薨。太后詒謀之不臧。固可深鑒。獨以惠帝之仁賢而得此報。是可哀也。又識

曾栗誠云。熟玩此文。始知少帝諸王。確係惠帝之子。毫無疑義。後世諸儒。如張晏、劉伯莊等。誤徇舊說。又從而爲之辭。可謂讀書鹵莽者矣。

書漢書文帝紀後

癸酉

文帝後元年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漢書皇后崩皆書月日張皇后獨不書日不成喪也不曰崩而曰薨用廢后之例也皇后廢必書於帝紀而張皇后廢不書廢后薨不書於帝紀而張皇后薨獨書蓋文帝與諸臣以卑廢尊於名不順故諱之諱之故實廢而名不廢名不廢故以皇后書之也書法之精審如此薛子曰文帝三代下賢主也然於此有慚德矣且帝以代王入繼惠帝之統惠后親則帝嫂義則母后也后若得罪宗廟不妨明詔天下稱祖宗以廢之否則尊尊親親之禮烏可闕

哉。且大臣既誅呂氏，不難推刃於其幼主。與其諸弟。當是時也，豈不欲并后除之。然卒獲無恙者，必其無瑕可撻。且素孱弱無能爲也。呂太后崩，少帝孤立，后以帝母之尊，不聞下一詔，出一言，以主持外事，則其儼然不能爲有無亦明矣。帝亦豈不知后之孱弱，無待防閑。且惠帝早崩無後，后煢煢無依，宜矜而禮之，以爲名。顧猜嫌之情，不能自克。諸臣亦以惠帝嗣滅統絕，必有謂惠后喪葬禮宜從殺者。蓋非特以廢后禮待之，直以失國之后待之而已。嗟乎！自古藩王入纂大統，常斷斷示人，以謂我自得之，不知自得之，則統不正。統不正而名不可

問矣。宋太宗不爲開寶皇后發喪。當時議之。後世疑之。吾不意文帝之賢而猶蹈此失。此黃老之學所以異於三代賢聖之主也夫。

曾栗誠云。文帝雖賢。然於得失之際。往往不能自克。觀其以朱虛東牟侯初欲立齊王。稍抑其功。以概見。惠后處嫌疑之地。帝不能以禮相待。不得謂之無疚。此文論斷極其平允。

書漢書外戚傳後一

癸酉

漢惠帝時宣平侯張敖尚魯元公主有女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帝崩兩少帝相繼嗣位后絕不與聞外事太后崩中外紛擾后仍不問外事大臣誅諸呂立文帝滅少帝諸王惟置后居北宮薛子曰人之欲厚其私親也必不若其自爲謀之摯愛其子爲擇賢婦以配之此自庶人以至天子皆然呂太后多雄略又於公主女相習久蓋已擇之稔矣且呂太后時產祿擅將相大權設令太后先立呂氏女配惠帝呂氏女種性剛忍奮其譎悍怙寵攘權一旦太后晏駕必且臨朝

稱制與產祿相表裏。當此之時。雖有朱虛絳侯等。何益。幸而選立張氏女。不襲太后所爲。諸大臣與呂氏喋血宮門。后未從中發難。稍掣大臣之肘。安危所繫。豈其微哉。且安知非后之嚴與呂氏絕。俾無內主以敗哉。不然。使后稍與呂氏相往來。則朱虛東牟清宮之際。后必與少帝偕死矣。其猶得以故后居北宮哉。然則漢室之不危。張皇后未嘗無助也。雖然。太后立后時。豈必留意及此。彼特自念春秋高。惠帝仁弱。設令中宮襲我所爲。上之侵己。宮府大權。下之帝受其鈐制。恐爲梁趙王之續。否則選立諸功臣女。功臣挾后父之貴。且與呂氏爭權。

張敖素以愿稱其女又柔慤靜默以謂是足配帝而無
憂矣后傳又言后無子太后使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
子爲子不知后立未久宮中事皆太后制之帝將崩而
后無子乃宣言皇后有身以慰天下后奉太后命育惠
帝子亦猶後漢馬后之撫章帝耳夫奚足爲后過自古
宮闈之中賢否是非大抵悉視其遭際與子姓之盛衰
以爲衡或淑惠而蒙詬病或險慝而葆榮名諸史之失
實多矣豈獨張皇后也哉

曾栗誠云讀書當具特識所謂論其世也熟玩此篇
則讀二十四史之后如諸傳皆可迎刃而解不至爲

古人所欺矣

書漢書外戚傳後二 癸酉

惠帝立姊女爲皇后荀悅以爲乖於禮而忒於人情其說當矣然以余攷之后蓋非魯元公主所生也漢書高帝二年敗於彭城道逢孝惠魯元載之以行馬疲虜在後嘗蹶兩兒欲棄之滕公嘗下收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蘇林注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計是時惠帝方六歲公主亦十歲左右耳迨五年秋張敖嗣爲趙王魯元公主爲王后其年尙幼計其生女當已在高帝七八年惠帝四年立后七年帝崩若后果爲公主之女其寡居之年不過十二三耳外戚傳云太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無子。雖曰以重親故，不亦太早計矣乎？且惠帝年二十，始行冠婚禮。太后欲早得嫡孫以繫人望，吾意其時。后年當已及笄，故太后亟望其生子，以此覈之，后蓋張敖前婦之女，非公主所生明矣。或者公主素賢，撫如己出，故太后視之亦無異。公主所生耳。又按高后八年，以魯王偃早失父母，年少孤弱，迺封張敖前婦子侈爲信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王。偃太后之於公主，用情可謂摯矣。公主旣薨，則憐外孫而及其異母之兄，公主尙在，必因憐婿而及其前婦之女，椒房之親，尊寵無匹，與其使他族得之，毋甯使張氏得之。公主之子雖孤立無助。

而有姊在中宮有兄爲夾輔庶足庇賴於無窮此太后之隱情也史記外戚傳云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固未明言后爲公主所生漢書采錄史記舊文辭義過簡乃云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若后卽公主所生者蓋傳聞稍遠漸失其實矣然其誤不自班孟堅始漢杜鄴對哀帝曰呂太后權私親屬以外孫爲孝惠后蓋太后專寵之私爲諸大臣所深疾后旣被廢或竟誣后爲公主所親生以著惠帝瀆倫蔑禮卽以明后之當廢沿訛旣久莫察其實不知惠帝守文良主而叔孫通以知禮自命者也復道之策帝且因通言

而懼豈有親爲姊妹而毅然娶之叔孫通不據禮以諍者哉然則惠帝之納后爲合於禮乎曰后與公主有母女之名矣則亦與帝有舅甥之嫌惠帝惟不知遠嫌故被之以瀆倫失禮之名而無可解免然固不至若是之甚也是故禮莫先於遠嫌

曾栗誠云三魚堂日記亦疑惠后非公主之女而未引伸其說及熟玩此篇則后非公主所生竟是鐵板注脚后之初立年已在十五六迨惠帝崩時后年當十八九所以以太后萬方欲其生子也所以取後宮美人子爲子而人信之也夫惠帝旣娶張敖前婦之女

原與公主無涉其實無甚可譏但無解於舅甥之名耳結筆論斷最爲精當

書漢書外戚傳後三 癸酉

後漢書皇后紀云。桓帝立梁皇后。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舊儀曰。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太后爲惠帝納魯元公主女。故優其禮爲二萬斤。王莽傳。莽以女配平帝爲皇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有司所指。亦卽孝惠故事也。大抵漢四百年中。惟孝惠張后。孝平王后。孝桓梁后。以聘入中宮。其餘皆自如嬪得立。雖孝昭上官后。孝宣霍后。位已前定。然亦先入宮爲婕妤。後乃得立。惟惠帝卽位四年。年已二十。冠婚之禮並舉。

太后又以外孫之故。倍加張后。以隆禮。遂爲後世聘后者所依據。孝平。孝桓。皆循用之。此三后者。皆不能昌其世。豈所謂天道虧盈。物忌太盛者邪。然張后以帝室之甥。王侯之女。躬膺重聘。正位中宮。獨無驕貴擅寵之事。嘗攷孝昭。上官后。孝宣。霍后。孝成。許后。傳皆稱其以盛寵顯房。宴甚至隔絕後宮。不能進御。孝武。陳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而張皇后傳。但云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是不過太后盼得嫡孫之意。並未及后之擅寵也。且惠帝多後宮美人。屢見於史。至文帝十二年。猶有出宮得嫁者。則后不倚恃太后之勢。遏絕

嬪御已可概見。蓋張敖與魯元公主皆性謹慤。后得之以處椒房。故能避權讓寵。與陳上官霍許諸后稍異。厥後太后臨朝。后益遠避權寵。蓋其素性然也。或謂太后始之。寵后如此。其隆晚年何獨不付以外權。豈知太后秉性剛毅。雖未嘗不重兒女之私情。獨至勢分稍逼。卽骨肉至親。不能無幾微嫌忌。則太后之寵后於前。與抑后於後。皆理之固然。方東牟侯清宮之際。或於此時遷后北宮。然后聞代王已入卽位。若自知遠嫌。當無不早自退居之理。其在北宮十七年中。宦官宮妾之侵侮。必有非人所能堪者。卒能順受以終其天年。蓋觀其始之

善處尊寵卽卜其後之善處危辱也。五行志乃謂惠帝四年十月乙亥凌室災。丙子織室災。是月壬寅太后立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后果無子。噫。劉向之說何其慎也。夫子之有無不係賢否。若謂災祥之應由人事感召。此特爲有位與權者言之。是時宮府大權皆屬太后。雖惠帝不過徒擁虛位。后以弱齡甫入漢宮。善惡皆無由表見。而卽致天戒。此蓋漢之君臣幽廢惠后以後。傅會之辭。劉向沿習之而不察耳。然其所指摘不過如是。亦愈足證后之無過矣。且漢人於后之撫育庶子。斥之曰佯爲有

身以著后之挾詐。后本張敖前婦之女。誣之曰公主所
生。以明惠帝之瀆倫。此不過欲自掩其幽廢。母后之罪
耳。劉向班固在一二百年後。已不能辨其是非。張晏註
漢書。見后喪葬不如禮。竟以私意揣測之。曰。后黨於呂
氏。故不曰崩。余悲後世溝猶瞽儒。動爲前人所欺。專以
禍福論往事。剿襲陳說。一倡百和。迄數千年而莫之能
悟。最爲害理傷義。是故不能不詳辯之。以例其餘也。

書漢書外戚傳後四

癸酉

前漢諸后雖多以重親得立。然未嘗不選才德容貌。如孝武陳后稱佳人。見長門賦。孝成許后擅文譽是也。宣平侯女既非公主所生。驟獲正位中宮。始不盡由太后之私愛。必其容德有足稱帝意而厭時望者。史記索隱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張皇后名嬀。集韻嬀美貌。一曰長也。古之命名。往往實有所指。顏師古駁謐說。疑其臆撰。不知謐在師古前數百年。未必不多見古書。且謐之爲人。亦非造僞書者。后傳云。太后欲其生子萬方。蓋后之入宮年已及笄。則其時之能承帝寵明矣。夫惟審后非公主

所生而其年與容之大略可知。知后年與容之盛則配惠帝時已非幼稚。帝乃得多置後宮美人以廣似續。而后之能讓寵可知。后本非失寵而始終不問外事。則其能避權可知。由此推之。太后時宮中濁亂。后能葆躬遠嫌。皜然不滓。其難可知。文帝時。后居危疑之地。而能柔慎以終天年。不至若陳許諸后之橫被蜚語。霍趙傅諸后之躁忿自戕。其難更可知。以賢若此。族望如彼。所謂有土王侯之女。足以體至尊者。惟后當之無愧。惠帝在位。后母儀天下者四年。而文帝與諸將相皆惠帝臣也。乃乘諸呂之亂。斬帝之嗣。廢帝之配。悖盤孰甚焉。文帝

雖廢后居北宮。吾料帝意必有怒然不安者。故於元年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名爲續功臣。後實欲推恩后弟以示天下。此帝之深於黃老之學也。張敖之後。自偃續封。迄於漢末。二百年不絕。外戚恩澤。未有若是之久者。后旣薨。喪葬雖不如禮。或者帝知公論難違。稍追禮之以爲名。旣葬之安陵。旋祔之惠帝之廟。故其薨得書於文紀。仍正孝惠皇后之號。與諸廢后不同也。抑余又攷禮記哀公問疏云。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不親迎。從左氏義。蓋惠帝在高祖季年。年已十六。似無不納妃之禮。而外戚傳未著其人。豈其所納

者卽宣平侯女邪。或者議禮未行。適遘高祖之喪。斯時三年喪禮未廢。故惠帝必待卽位四年而始立后。若是則張皇后實高祖所選矣。夫惠帝四年所立。與爲太子時所聘。若果卽一人。則后始立之時。其年尤不止十五。六云。

書漢書外戚傳後五

癸酉

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焉。因娶主女爲妃。及卽位。立爲皇后。后擅寵驕貴。則有之。其被廢以巫蠱獄。非信讞也。按後漢書桓譚傳云。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張湯傳云。湯治陳皇后之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合此二說觀之。則陳后實無大過。而武帝以子夫故。必欲廢后。張湯等希上指坐女子楚服等。以巫蠱祝詛。其爲深文周内無疑。而巫蠱之說。亦從此起。訖武帝世。紛紜者數十年。所陷王侯將相。不可選紀。衛子夫雖登尊位。亦竟與

其子同死於巫蠱。驟至喋血長安。幾肇大亂。甚哉天道好還。而人主之喜怒賞罰。不可以縱私慾也。况夫婦大倫。爲教化所自始。其可輕於舉廢也哉。然武帝雄才大略。縱情聲色。實厭苦皇后之善妒。不欲受其中制。因廢之以抑其勢。而后之無罪。帝自知之。故其告長公主曰。后雖罷退。供養如法。厥後司馬相如作長門賦。謂陳后復得幸。或疑文人夸誕之辭。然攷后廢時。年不過二十五六。尙未至色衰愛弛。則后雖別在長門宮。而帝不時臨幸。亦理勢所或有。熟玩相如賦語。多望幸之意。似帝與后有成約。而其後久曠不至者。后廢後又閱十四五。

年而薨。薨時年蓋逾四十矣。相如作賦，其在后之晚年乎。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不得不藉一賦以回帝眷。帝固好色兼好文者，蓋惟相如能作此賦，亦惟帝能知此賦也。

黎蕤齋云：長門賦，相如文之最工者。孟堅好文，獨遺此賦不錄，亦不載陳皇后奉金求賦事，殊不可解。豈果相如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若楚辭後語所疑耶。

書漢書外戚傳後六

癸酉

昭帝卽位。上官安因丁外人納其女爲皇后。年甫六歲。其後上官桀安父子謀反伏誅。后以霍光外孫得不廢。光欲皇后擅寵育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絀。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惟皇后顛寢。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薛子曰。昭帝之無後。霍光不能無罪焉。五行志謂上有明哲之性。而光亡周公之德。允矣。且光受遺詔輔少主。宮府之責皆在宰相。光於此有三失焉。自古未有六歲卽立爲皇后者。上官安譎計希寵。而光不能止一也。父謀反而其女仍居

后位。光於此等大事。但知徇私二也。昭帝春秋已富。而光遏絕嬪御。但令幼后。顛寢致絕繼嗣三也。大抵光之秉政。公私雜用。總之不學無術而已。余觀孝惠孝昭二后。早寡無子。大略相同。張后謹慤無過。因太后之遺怨。致幽廢以終其身上。官后父以大逆伏其辜。賴霍光爲外助。獲享尊位四十七年。豈非有幸。與。然觀霍光之廢昌邑王。太后珠襦盛服。坐武帳中。出語簡重。氣象嚴毅。殆不愧將門之女。厥後爲夏侯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知其漸漬於禮教者深矣。此又霍光善選師傅。講導之力也。

書漢書外戚傳後七 癸酉

許后之廢非其罪也。后在位十餘年，並無大過，而王氏之黨恐以日食星變罪及王氏，乃歸其咎於許后而攻之不已。蓋后以元帝外家之女，而兼椒房之重，故王氏忌之尤深。迨趙飛燕姊妹譖訴於內，王氏賓客攻訐於外，又有太后主持於上，而巫蠱之獄成矣。故許后之廢非其罪也。厥後以乘輿服物賂溥于長，交通書記，至受其侮，嫚而不辭，此則不能無罪。然斯事發於王莽，而太后使入白之上，則安知獄吏無文致之辭邪？夫王氏羽翼已成，天子孤立於上，雖以椒房之親，且不能相保，吁。

其危哉。

書漢書外戚傳後八 癸酉

余於前漢得賢后二人焉。一曰孝惠張皇后。一曰孝哀
傅皇后。哀帝時董賢得幸。其女弟爲昭儀。皇后日疏於
帝。桓譚說后。父倂晏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
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
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晏入白皇后。如譚所
戒。董賢果諷人誣奏。后弟傅嘉逮捕下獄。考求傅氏及
皇后罪過。無所得。事乃解。班史傳皇后。不載此事。其
亦以后爲莽所廢。眩於禍福之說邪。薛子曰。傅皇后可
謂賢矣。其爲人謹慤靜默。殆與孝惠張皇后等。且宮闈

之中一失勢則言動皆過矣。况有陰伺而振暴之者。其能免者幾何。張后能自全於北宮幽廢之時。傅后能自免於椒房默處之日。其守身安命。有足尚者。烏虜女德莫先於無過。前史所稱賢后如者。未必盡能無過也。不能無過。且以爲賢。而况無非無議者乎。

書漢書外戚傳後九

癸酉

漢自高祖帷薄不修文帝衽席無辨而宮闈之政不肅然惠昭哀平短祚者四帝其中宮皆以稚齡寡居而頗有貞靜之德婉嫕之操平帝崩王皇后年僅十四昭帝崩上官皇后年僅十五惠帝崩張皇后年約十八九哀帝崩傅皇后年約二十以外此四后者皆居位未久早罹鞠凶傅后遽爲王莽所廢殺張后既廢久居北宮薨年蓋逾四十矣上官后宗族夷滅雖號稱太皇太后者四十年實已近於貴而無位王后憤漢之亡身死尤烈其所處之境雖不同然皆能謹守禮法居危疑之地而

無過可摘。值興亡之會。而其志彌堅。外此則高后元后。封殖外家。景后以醮婦挾險。詖而弋尊位。與陳衛霍趙諸后之驕侈淫妒。皆無論矣。卽竇太后好言黃老。亦以干與朝政。嫉害儒術。貽譏後世。豈惠昭哀平四后秉性獨賢。與無他。席豐盛者多佚志。履艱危者有憂思。憑權寵者易驕盈。茹哀苦者常斂約也。若夫王皇后抱平帝之感。痛漢室之亡。始終一節。以王莽之神姦。而不能奪其志。亦且敬憚哀傷之。比漢兵入而赴火以死。貞烈之風。千載下猶想見焉。洵足爲漢二百年宮壺增光矣。雖然。身爲漢后。睹其父之奪漢天下。而心滋不懌。彼亦知

其父之欲行篡弑而以己爲餌也。此則中人以上之婦人。稍知內夫家外父母家之義者。多能惡之。然則曹操之女。楊堅之女。徐知誥之女。皆有幹蠱之賢聲。與孝平王皇后後先濟美。非皆其父激之也哉。

書漢書元后傳後

癸酉

元后非有意於亡漢也。哀帝崩，太后即日駕幸未央宮，取璽綬，起王莽於久廢之中，昇之大權。何其陰鷲果決。若是孝成許后、趙后、孝哀傅后，皆廢於太后之手，不旋踵而皆殺之。又何忍也。余始疑太后性雖柔謹，而漢祚之移，或與聞焉。既而思之，王氏謀弱漢室久矣。特假太后爲傀儡耳。彼受其弟姪輩之愚弄而不自知也。及莽篡弑之械已成，太后亦無如之何。至於擲璽流涕，悲不自勝，則已晚矣。彼千古婦人之外，夫家內父母家者，其亦少知所鑒邪。

蕭敬甫云。漢書書後十餘篇。援證精確。攷異晰疑。均有獨見。實發前人所未發。卽以文論。亦有翩翹搖曳。揮灑自如之致。此合考據辭章爲一手者也。

書五代史唐家人傳後

庚辰

唐莊宗既卽帝位。尊其生母曹氏爲太后。而嫡母劉氏稱太妃。夫人劉氏起自婢妾。位次第三。立爲皇后。而嫡夫人韓氏爲淑妃。余攷其時。劉氏擅寵已久。其尊生母而貶嫡母也。所以爲立劉后地也。欲立劉后。不得不貶嫡室。因先貶其嫡母以樹之的。夷狄之道。違禮傷化。一至此哉。自古嫡后或以罪罷斥。或無寵見廢者有之。韓夫人爲莊宗嫡配。餘二十年。而劉氏以賤妾居其上。莊宗諸子將不以韓氏爲母。是嫡也。而庶之矣。嫡也。而庶之。是不妻其妻。因貶妻而及母。是不母其母。不母其母。

則忘其父不妻其妻則褻其身三綱於是蕩焉無存而皆欲崇嬖妾之一念爲之也。劉后佞佛黷貨讒戮勳臣兵民怨叛卒以亡唐甚矣人主之不可有所溺也。莊宗一溺於女寵。斃綱常誤國是百戰經營之天下一朝而喪之身死家滅爲天下笑豈不惜哉豈不惜哉。嗚呼又何其得之難而失之易也。

吳攀甫云辭簡義精深入半山之室。

書明史熹宗懿安張皇后傳後 丁亥

明代家法越漢軼宋如高慈馬后之仁厚開基誠孝張后之倚任賢相莊烈周后之躬殉國變賢矣而余謂賢德尤難及所處尤不幸者莫如熹宗懿安張皇后閱嘗詳繹明史兼攷明季諸稗史后以嚴正明哲之才配熹宗昏駸之主當客魏權欲薰灼屢以宮中法繩客氏又於帝前刺魏忠賢過失嘗舉趙高以諷帝由是客魏交恨潛結中外百端傾陷密圖廢后屢瀕於危致隕元子夫后豈不知客魏未易猝去而願甘蹈危機以撼之誠不忍見帝受其煬蔽以禍天下也迨熹宗大漸天下大

勢盡在忠賢。忠賢陰懷逆謀，欲立魏良卿子爲嗣。后密勸熹宗召立莊烈帝，并戒莊烈隱爲之備。遂誅兇賢，不動聲色而有回天之功。使明之宗社危而復安，其才德有大過人者。甲申之變，都城已陷，帝命周皇后自盡，復遣人以帛遺懿安皇后，倉猝不得達。宮中鼎沸，后自縊未殊，而賊已入后宫。賊渠李巖者，與后同籍，開封以世家子陷賊中，號能行仁義，乃保護后，俾得從容自盡。夫后之爲人，非濡忍不能引決者，祇以所居僻左，聞變已遲。幾遇窘辱，若一落賊手，則急切欲死不能矣。豈不危哉。幸得李巖保護，蓋天不欲賢明盛德之后，或遭意外。

之險而亦有明列祖列宗之默爲呵護也。后與周后雖稍須臾先後死，其爲殉國則一。然周后之死，薄海悼慟，異代欽仰。后之死，則當時眾情已若淡忘。卽福王時，追謚莊烈帝后太子，獨不及懿安皇后何也。蓋周后與帝同崩，爲天下所指目。后以皇嫂退居別宮，擾攘之際，眾情所不遑聞問，故置之若有若無之列也。抑當日傳聞亦有異辭焉。熹宗舊妃任氏者，魏忠賢所納，以閒后寵者也。方賊入宮，任妃盛飾迎賊，曰：我熹宗皇后也。賊遂狎之。於是遐邇謹言懿安后從賊矣。賊既西奔，任妃流轉民間，仍自稱熹宗皇后。穢聲大播，有司遞送入都。我

世祖章皇帝惡其淫亂賜死并召舊闔王永壽使視之。永壽一見駭曰此任妃也。由是張皇后之誣始白。向微永壽一言則覆盆之冤終古莫辨矣。然因此事在人耳目一時播於海內見於野史者亦遂異說紛紜有謂城破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出宮者有若爲尊者諱不忍明言者亦竟有疑后隨賊西行者順治年間遂有天津妖婦張氏自稱懿安皇后糾衆舉兵之事浮言惑衆愈出愈奇今但觀王永壽之言及明史所載李巖護后自盡事則異說不辨自明且后傳載

世祖章皇帝入燕京命太監曹化純以甲申十月朔合

葬后於熹宗陵。則后之死得其地。死得其時。確無疑義矣。攷后生死受誣。大抵皆閹黨所爲。天啓時。忠賢及其黨揚言。后爲海盜孫二之女。賴帝眷未衰。得不廢。忠賢既誅。其黨尙布滿宮中。未嘗不思報復。賊之入后宮也。計必有羣閹指引者。所以迅疾不及防。若此。儻不遇李巖。則殆矣。任妃固忠賢死黨。其欲甘心於后已久。無怪其爲此講張也。羣閹復因任妃事而傳會之。士大夫之素爲閹黨者。亦爭傳之。迨其說流行。既廣。則雖本無成見者。亦疑莫能明矣。閹黨之毒。甚於流寇。一至此哉。然究竟后之賢德不可掩。而其遭際之艱。則較諸后爲尤。

不幸矣。

書黎靜圃先生年譜後

戊子

遵義黎先生諱安理字靜圃以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家
居授徒餘三十年晚乃官永從縣學訓導旋知山東長
山縣此其自訂年譜而於官長山後闕焉余友蒞堃先
生孫也光緒戊子蒞堃由日本使署郵眎福成福成讀
之數周書其後曰烏虜憂患者成德之基立名之階受
祉之府也先生幼遭不造備歷險艱日夜奮智焦神以
劬於躬而養於家孝於親盼盼然如恐不給若儒若農
若商若醫先生以一身兼涉其涯而不常厥業藉博旨
甘滫瀡之資僅免隕越而勃谿之聲死喪之威疾病之

憂又叢迫焉。先生順受不驚，苦心經營，調護無形，遂紓家難而慰親心。既舉於鄉，從學者漸眾，巽然負一鄉之望。雖仍終歲子子而勉持門戶，家庭底豫，志稍遂矣。迨作令長山，譜雖無考，而其後有賢子孫，科第繩繩，繼世發聞，爲黔右族，蒞茲持節東瀛，駸駸嚮用，光顯未艾。謂非先生之積勛，韞祥不可也。大抵窮苦幽愁，天所以磨礪善人之具，而勤懇孝謹，亦人所以敬迓天休之源。由今以觀，先生所以處憂患者，無遺憾，而天之所以報先生者，有由來矣。抑余觀先生每上公車，僅攜十數金以行，雖例得馳驛，而征塗數千里，往往皆徒步，爲想見昔

時承平之象前輩耐勞之風今世之士其能若是哉吁其可及也哉

合肥蘇氏族譜序 癸未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後或以國或以邑或以官諡字各別爲氏族而朝廷專設之官以奠繫世辨昭穆故凡神明之後歷數千年而傳緒甚明則三代重世族之效也秦漢以後王侯將相崛起草澤幾不能自舉其先世而譜牒亦稍闕焉至魏晉以九品官人矜門戶審族地寢成風俗迄於有唐譜學最盛而攀傅假託之端亦由斯而起廬陵歐陽氏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其紀諸名家之世蓋詳然不免與正史牴牾蓋歐陽氏據各家私譜而未及刊正亦可見當時競務穿鑿以相夸

耀有糾之不勝糾者矣。夫三代之制邈矣。秦漢之間。官失其守而譜學亡。自魏晉以迄隋唐。私譜繁興。譌謬相仍。而譜學益亡。後之纂族譜者。與其傳會無稽。不如闕所不知。昔狄武襄不祖梁公。識者韙其質直。豈惟不苟爲依託。抑不欲自誣其先人也。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有裔子曰樊。爲昆吾。得姓曰己。夏時爲諸侯伯。其後氏曰蘇。顧溫董周有忿生爲司寇。封於河內。而蘇氏始大。眉山蘇洵所作族譜後錄。旣詳述之。其錄曰。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

凡蘇氏皆宗昆吾樊然則蘇氏數千年之派別括於此矣。洵與其子軾轍以文學政事顯名當世而眉山之蘇始聞於天下。厥後歷元明以迄於今。蘇氏支族流衍海內。其所出益莫可殫究。然溯其先則一也。光緒九年合肥蘇得勝將修宗譜。請序於余。且稱合肥之蘇。明以前無可攷。明初有諱旺者。從太祖征伐有功。授忠顯校尉。守禦北平都司。卒於官。歸葬城東三里。子孫遂家焉。其後有宗軾者。始創宗譜。越二百餘年而支派愈繁。不修恐散佚失序。余惟得勝以撲勇應募。從今大學士合肥李公轉戰江南北。積功至記名提督。蓋能大蘇氏之家。

聲而燾其族者。今又重修宗譜。則敬宗辨世之要。莫先於是。得勝其謹纂所知。而闕所不知可也。夫攀追先民於曠遠之世。於實無徵。於義無取。若夫詳輯所聞。以上合三代奠繫世之遺意。俾後人得賡其緒。以相嬗於無窮。是乃得勝之責也。是卽所以燾蘇氏之族者夫。

寄龕文存序 乙酉

國朝康雍之閒桐城方望溪侍郎獨以樸學治古文辭繼明歸震川氏以上接韓歐陽之緒至乾隆中葉而姬傳姚先生蹕起先生親受業望溪弟子劉君大魁及其世父編修君範其論古文曰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時著籍門下高第弟子各以所習相傳授自淮以南上沂長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東盡會稽南踰服嶺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號桐城派其淵源所漸遠矣厥後流衍益廣不能無羸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偉人以理學經濟發爲文章其閱歷親切迥出

諸先生上早嘗師義法於桐城得其峻潔之詣平時論文必導源六經兩漢而所選經史百家雜鈔蒐羅極博文選一書甄錄至百餘首故其爲文氣清體閎不名家足與方姚諸公並峙其尤巋然者幾欲跨越前輩余謂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內假託者亦衆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厭棄桐城然以文正之賢不能不取義法於桐城繼乃擴充以極其才然則桐城諸老所講之義法雖百世不能易也夫古文之由來遠矣自昌黎迄今千有餘年作者曾不數家其閒蓋非無篤志者矣而或未得其傳得其傳矣或限於時與地而程功致力之不

能深且久。則皆不可以至。然苟非瑰奇鴻博絕特之才。則雖得其傳。與時與地。或能至而不必成。能成而不必造。其極甚矣。古文之難言。而作者之不數數覲也。會稽孫君彥清。砥行績學。治古文有聲。光緒十年冬。彥清將自梓其文。都爲四卷。曰寄龕文存。徵序於予。逾歲復來。趣之益力。予讀彥清之文。孺躋百氏。泐中彪外。馳騁不可抑遏。集中頗見規撫史漢及六朝駢儷之作。蓋其聲光駿發。非桐城繩檢所能束縛也。然以彥清所有。如復能默究義法。奮迫曩哲。茹精晰微。屢變益進。則傳世行遠。其又可量邪。予願彥清敏才抑氣。深思有得。擴其所

己能研其所不足古之作者不難至也予壯歲獲遊曾
文正公之門粗聞緒論顧以世事役役大懼不能卒業
羨彥清之才之敏而知其必不鄙棄予言也故道予志
所欲就而未逮者以勸之

全氏七校水經注序

戊子

往余好研經世之學。以謂天下要政莫先養民。方今水旱頻仍。西北尤甚。蓋農政不脩。由水利不講。攷之未詳。措之無具。未有能濟於時者。竊願潛搜博討。默究時地之宜。以蘄勿窒於用。治之數年。才謝力弱。世事牽率。卒卒未遑。卒業迄今。有餘愧焉。自昔言水之書。首稱禹貢。次則班志。司馬氏續漢志。據摭無法。已不足據。惟范陽酈善長氏水經注。敘述源委。瞭如指掌。而於漢晉以來。陂塘隄堰之屬。具載興廢。儻能參稽古蹟。隨宜經畫。用俾冀兗青徐雍豫諸州之域。咸成沃壤。其爲功豈淺也。

哉。宋元以來，此書已無善本。朱鬱儀所校，盛行明代，然其訛錯淆亂，去俗本亦不甚遠也。

國初顧閻、胡黃諸老，並治水經，拾遺訂謬，時有所得。何義門、沈繹、旃、繼之，而集其成於全謝山先生。先生閱覽碩學，著述數十種，水經一書，尤生平所致力者。校於揚州，校於杭，校於粵，經七校而始有完書。剖別經注，改易次第，採諸家之長，補原文之佚，神明煥發，頓還舊觀。當時定本未及刊行，輾轉流傳，入於有力者之手，而先生之功轉晦。其後趙東潛、戴東原，各有校本，多所是正，而不知皆先生爲之先導也。余備兵浙東，訪求先生手彙，不

可得。惟得王氏艘軒重錄本。艘軒亦未見原書。特從盧氏彙本。林氏副本彙本。參合補綴而成之者。同年董君覺軒家藏是編。復以殷氏張氏殘鈔本校之。而知艘軒之書。往往據戴改全。與先生自作題詞。兩相牴牾。頗失其舊。且分別大小注。乃先生之創見。原書大注亞經文一格。小注亞大注一格。艘軒所鈔。高下互易者。綦多。亦未能一一釐正也。歲戊子。余以董君之本。命書院高材生合趙戴二本。重加校訂。仍請董君總核之。數月畢功。付諸削氏。有志之士。精心研究。卽謂得見先生之定本。可也。且謂得見酈氏之原本。亦可也。夫酈氏當分割之。

世戎馬稍暇。作爲此書。其徵引宏富。文章家之資糧也。沿革明晰。攷據家之津筏也。而其有裨於水利農政。實經濟家疆理天下之書也。世顧可忽乎哉。刊成。余奉簡命陳臬湖南。行有日矣。爰敘刻書大旨。弁於簡端。其板卽庠崇實書院。俾公同好焉。

代曾侯相忠孝錄序 辛未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賢者不得已之舉也。當咸豐四
五年間。粵寇橫於荆揚之境。無錫王君恩綬以知縣發
湖北。將謁行省大吏。而武昌被圍。巡撫陶文節公嬰城
固守。勢且岌岌。城中官吏爭請大府符檄出外請援兵。
稍稍引去。君至則城閉不得入。益陽胡文忠公時以布
政使統兵城外。固留君。君不可。縋城入。明日城陷。遂與
陶公同殉。君之子變亦從死焉。議者曰。子之侍父。無適
不從。方王君慷慨以陷危難。變固無不從之理。獨王君
於湖北。未有官守。而又初至。宜若可以不死。設令因胡

公留城外而相隨殺賊未嘗不可奮有樹立也。卽不然而稍遲迴以入其誰議之。予謂不然。往者粵寇初發難值海內承平久所至望風而靡。其或責在戰守而能以死殉職者固不乏人。至其分可以無死則甘蹈死而不慄者尠矣。人習於苟媮非一日。往往臨危之際。巧佞形便以爲趨避。至於相師成風。莫與禦寇。而其身之敗辱亦隨之。此時事所由不振也。夫聖人之道之在天下也。天下之人皆跂而不及。則雖矯以稍亢而不爲過。以王君力扶積俗而不恤以身先之。毋亦有苦心存焉。抑非得已而不已也。方武昌之克而復陷。予適引孤軍與賊

相持江滯。屢奮屢寃。飽嘗艱危。當此之時。所仗以鼓人
心者。祇此舍生取義之說。與二三同志。申明而倡率之。
俾人人奮於殺賊。而不以利害爲計。聞王君之事。益令
人敬慕。不能置云。今

朝廷褒忠之典。有加無已。而君父子忠孝之大節。旣炳
於天下。歲辛未。君之次子庭楨。以所輯忠孝錄。徵言於
予。予觀君之摯性。穆行。具載錄中。獨其所以必死之故。
有未詳者。故予復推君之志以敘之。

代曾侯相丹陽東氏族譜序 辛未

丹陽東氏宗晉尚書郎皙。晉書載東氏之先出自漢太子太傅疏廣。廣曾孫孟達。新莽時避難。始去疎之足爲東。自尙書郎皙以文學起家。而東氏始顯於世。其後由陽平再遷。而居合肥。宋建炎中有諱振祖者。官統領。扈蹕南遷。是爲丹陽東氏之始祖。世居三城里。其子孫或徙他鄉。而三城實爲大宗。按其譜系。以學行政績節義著者。累累有之。予惟漢晉之衰。士大夫避兵江左。冠蓋文物。至六朝稱盛焉。宋之南渡。自公卿百執事。以及故家右族。相率從遷。其留北者。洊遭金元之難。陵夷摧蕩。

百無一存。自是人文萃於東南。而吳中實多舊族。其最著者。若吳氏。顧氏。錢氏。陸氏。范氏。名賢接迹。千有餘年。不替。其次若丹徒張氏。金壇于氏。溧陽史氏。吳縣彭氏。常熟蔣氏。翁氏。武進惲氏。莊氏。趙氏。無錫秦氏。華氏。亦皆聲施焯然。豈非涵濡世澤者久。而才賢之興。因之稱盛。與東氏世居丹陽。溯其望。雖未能與吳中諸舊族齒。然繼世亢宗。所從來者遠矣。予承乏江表。適丁亂離之後。獲見一。二名家遺裔。彬彬儒雅。學行敦美。爲想曩昔。人文之盛。令人神往不置。邇者郡邑修輯譜系。比姓相望。蓋亦鳩召亡散。振舉先緒之一端。同治十年秋。東允

秦季符以重修族譜請序於予。季符辛酉拔貢，篤雅劬學，將所謂繼世亢宗，以振東氏之緒者邪？予既嘉季符之請，又樂夫江南諸舊族甫離兵革，卽相與修明收族敬宗之典，以漸復曩昔人文之盛也。於是爲之序。

代李伯相日本某居士集序 戊寅

光緒三年畿輔山西河南饑其明年日本某居士實來
餽饑忙以粟余既感其意而謝之就與語闊豁無涯淡
蓋篤雅劬學士也既乃眎余文稿遊草詩草及日記各
卷讀竟敘其簡端曰古之以文章傳者得山川之助而
益奇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其文豪宕有逸氣杜
子美崎嶇秦蜀舉可喜可愕之境悉寓之於詩蓋山川
之靈不能終闕而士蘄有以自見或抒情紀事鏗刻萬
彙不獲山川之助亦無以擴其趣而孕其奇也居士生
東國徧遊境內名山水浮海至中華登之采山濟於大

河再適吳越故墟。泛舟西湖。返過太湖之包山。北抵京師。西訪洛陽。長安古帝王之都。入蜀沿江而下。至夏口。乘輪艦以達吳淞。凡所歷太行嵩華終南之高。嶠函劔閣棧道之險。瞿唐巫峽荆門洞庭之驚湍怒濤。莫不近觀遐矚。躬攬其勝。故其文含咀道味。瑰辭奧義。閒見疊出。其詩思騫韻遠。擺脫塵垢。不履近人之藩。豈非以所閱者博。得山川之助者多邪。夫亦其襟抱廓然。異於人。故能躡屩遠遨。若是之勤且果也。余聞日本海東舊國。其俗近古。其傳有先秦以來未見之書。其士多恢奇博辯。往往遺世獨立。徜徉巖壑。以頤其志。居士儻卽其

人與抑猶有邈迹沈影不可得而見者與居士其爲我
告之方今兩國文軌相同往來相通畛域之分非復曩
時比繼自今有踵居士而來遊者余將東嚮速客延之
上坐一叩其胸中之奇也

曾劼剛云神來興來

代李伯相重鋳浚濱遺書序

戊寅

浚濱蔡先生詩文集十卷語錄二十卷舊有槧本今權
天津縣事王炳燮校其闕佚訛舛知甯晉縣事夏子鑿
重鋳諸板請序於余余覽誦一周爲之序曰唐自會昌
大中以後而人才衰明自正德嘉靖以後人才雖未衰
然或不能究其用或不盡衷於道蓋其時科第重而朋
黨興居風氣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唐之初設科取
士爲目數十凡闕偉倜儻非常之才奮起迭用可謂極
盛厥後專重進士諸科漸廢士舍帖括詩賦無所攻其
術益剝惟相攀相軋爲務賢才寂寂者百餘年明太祖

以四子書文取士。其始風氣渾樸。往往根柢經史。涵泳道味。且用人之途。半由薦舉。故凡巨儒碩彥。多出爲時用。中葉以降。制藝試士。旣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於是格律變而益精。風尚窮而益變。嚮之所謂根柢經史。涵泳道味者。轉覺迂而不切。末由適中度程。其高下清濁之矩。有司意爲去取。如風之溲然於長空而不可執也。是時科第旣益重。豪儁之士。槁項沒齒。莫得當於一試。幸而得之。英光銳氣。耗滅略盡。奚暇他求。故論者謂有明一代無學問。非無學問也。舉業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習於見聞。風會所趨。牢不可破。苟非由甲科進者。仕

宦不逾常調計典不入上考暨其極微知有師生之情
誼而不計國事知有門戶之黨伐而不論是非雖其雅
負時望猶蹈此失况汶汶於科第之中者乎其或巖然
不倚守正據忠匡救百一勢孤援弱亦終不安其位以
去晚世國事日棘乃拔一二異材於舉業之外猶必羣
力傾排務俾顛沛而後已此其末流所錮日卽淪胥雖
聖人其能振救之哉雖然其所託爲孔孟傳道之書則
其說甚純無瑕其初立法取明理達意而止視夫專崇
末技炫巧鬪妍而無實義者猶爲質勝於文然偏重之
弊已若此矣若夫身居風氣之中凜然有以自守與世

齟齬而不悔。砥行鳴道。以終其身。爲善於鄉里。雖限於時位。澤不遐施。學未大傳。要之特立之士也。明洙濱蔡先生。早歲受業甘泉湛先生之門。不顯顯以舉業自畫。旣以嘉靖閒進士爲巡按御史。孤行其意。累劾權貴。進直言。再起再仆。歸而講學著書。篤守儒先。渠夔不務標新異。以眩後進。其行義四方多宗之。豈僅稱一州一邑之鄉先生者邪。王君夏君表章前哲。以爲邦人士模式。可謂能勤其職矣。余故樂爲之序。且論晚明積習之弊。以誌余慨焉。蔡先生甯晉人。諱黻。字天章。

曾劄剛云。扶摘晚明科第朋黨之弊。不遺餘力。此文

始有爲而言之。